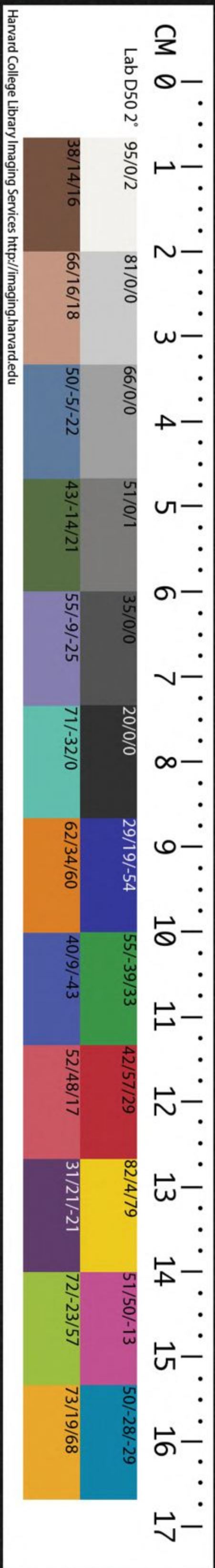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150)

卷之
百八



史籍卷三百七

金史十二

列傳

高汝礪

高汝礪，應州人。登進士第，爲左司郎中，奏事紫宸殿。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擢左諫議大夫，時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言：國家置諫官，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叅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既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已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才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從之宣宗南遷拜叅知政事汴京穀價騰踴上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畱守司約束汝礪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蓋糴多糴少則貴今諸路之人輻奏河南糴者旣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夫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

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改鈔例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朝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以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夫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老攜幼馳驅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况軍人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其不肯盡心必矣徒令交亂俱不得安不報軍戶旣遷將括地分授之人以爲不便汝礪言於上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四年拜尚書左丞乞致仕不許汝礪言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敵兵旣退正完葺關

監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衆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高琪欲歲閱民，出徵稅，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卽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開田及逃戶所棄耕墾，始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

通推之額，雖兵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計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

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上疏曰：日者與宋議和，或曰：大定間嘗先遣使，今何不可？臣謂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遣高忠建等論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豈當先發和議以自一弱，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時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寢弱，勢力

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稅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謂今日大戒也。不若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或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不在小謹。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

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恐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俸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注升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穫上從之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議權油汝礪曰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公用利歸于公則善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若從三錫議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

爲良法切爲聖朝不取也四年拜右丞相封壽國公五年乞致仕不許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上又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淡求其實雖近侍之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復乞致仕不許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命有司設榻於殿下侍立久則憇焉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卽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

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于勞民遠致乎哀宗卽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漢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復告老不許正大元年卒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

張行信

張行信字信甫行簡弟也登進士第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恐爲害愈甚况禍更

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宣宗卽位行信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卽賜召見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匈奴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揣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旣來然猶

此時之金
大德昔日
之宋亡國
事多相類
皆沈痾之
疾也

人求和而
我主戰此
與國之勢
人主戰而
我求和此
亡國之勢
也

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急，芻糧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敵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行信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叅知政事與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酌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已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之不獨歸咎有司，亦且歸怨朝廷。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

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命與近臣往審處焉。遷山東東路按察轉運使，權宣撫使。將行，入見曰：臣伏見與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與胡沙虎為黨，無事時尚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速罷之。上曰：朕始卽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告右司郎中把胡魯以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改安武軍節度使。上書言四事：一日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劫其資產，掠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為約束，毋令劫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奸人誑

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啟釁敗事自今郡縣缺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守他職。四曰山東軍儲皆鬻爵所獲及持勅牒求仕選曹往往以等級不當鬻駁退夫鬻爵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用其議轉禮部

尚書遼東宣撫叅議官王澹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當爲黃帝立廟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五德之祀闕而不講非慎重之意行信曰按始祖實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何謂也况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集百僚議之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澹所言特狂妄耳是之拜叅知政事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竊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

遜則愈失國體臣以爲不然夫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令元帥撤合輦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命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彼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師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無甚高論不敢不罄其愚高汝礪以爲不便議遂寢出爲彰化軍節度使言比者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意願出死力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况今時

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至遣散官等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爲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叅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與有限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增縣令俸廩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而丞簿尉亦皆親民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旣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

史籍 卷三十一
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卽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將復何辭元光元年致仕哀宗卽位起爲尚書左丞尋復致仕家居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卒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於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始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卒之日雖平昔媚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

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胥鼎

胥鼎字和之持國之子也擢進士第至寧初拜叅知政事宣宗將南渡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鼎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淡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措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

度牒三千以補軍儲詔給之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言
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
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從之又言朝
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元兵
若來必始于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
野旣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
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
諭之四年元兵略霍吉隰三州進圍平陽急攻十餘日鼎却
之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鼎求退上不許遣
近侍諭之曰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

社稷之計乎鼎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旣少莫
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餉所須征科急迫貧無依者俱
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爲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
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
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許州縣畏憚鞭箠械繫所
在騷然甚可憐閔今大兵旣去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
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
先自敝也願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
於強括乎鼎聞元兵已越關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
帶領兵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

以趨關陝，鼎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已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鼎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鎮守河東，從之。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時元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陽孟州經略司會兵，以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言

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敵兵日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職之眾，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之。元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敗之。興定元年，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鼎以為非便，馳奏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係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拜平章政

事封莘國公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上書曰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太安之後元兵大舉天下騷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敝民間差役重繁日以疲乏乃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

元用遠交
近攻之策
與宋滅
宋又可

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三面受敵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至清野止畱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或諭降脅從大抵烏合之眾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

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非民力所堪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來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事必難圖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之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

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區區之宋何足平乎不聽既而元帥完顏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之曰卿年既老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姑勉力以終之

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鼎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乃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元帥承裔移刺蒲阿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鼎言：承裔等宜揚國威，弔民伐罪。今大軍已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

邑無得焚掠，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遂詔諭之。又言：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畱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爲此舉，以奪其事，旣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焚，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徒勞耳。臣已下帥府止之。詔從鼎議。元兵大舉入陝西，上使喻鼎曰：卿當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不必中覆，恐逗遛也。四年，請致仕。詔諭曰：今從卿請，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元光元年，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盛暑不廻，且不嗜殘殺，恣民耕

史紀 卷三十四
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宣宗崩，哀宗卽位，起復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

淺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家國一體，何乃固辭，况餘人才力，孰有如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惶懼奉詔，是年七月卒。鼎有度量，政尚鎮靜，無賢不肖，皆得其權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

侯摯，東阿人。登進士。貞祐三年，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言：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濟，可

升爲尚書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摯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上章言事。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事。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退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之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一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也。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

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喪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敝。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旣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

史紀 卷三百七
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九日，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白刃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弱，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論門資用之。又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拜叅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時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飢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粟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汾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旣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

國各列疆界，然晉飢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憂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從之。泗水賊首郝定，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十餘縣，又破邳州、礪子，堦得船數百艘，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將跨河爲亂，摯以聞。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與定元年，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並起，摯遣提控完顏霆率兵討之，斬首千餘，招降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詔摯行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言臣近歷黃陵岡南岸，多有貧

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速放之摯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於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况於臣等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

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於招集也詔施行之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於轉輸乞遷於內地詔問摯摯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敵氣益增後難圖矣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沐陽之地可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乃止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遂與同謀因結宋兵爲外應摯遣兵捕之汝霖戩

并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皆伏誅。三年，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天興元年，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摯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害。」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謝罪，遂全師以還。聞者壯之。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宴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元兵所殺。摯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摯所進用也。

把胡魯

把胡魯，興定二年，拜參知政事。四年，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五年，朝議欲復取會州，胡魯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強辦，慶陽、平涼、鳳翔、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畱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於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又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

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汧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禦之，乃退。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惡之。元光元年，罷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

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召爲大司農，言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穎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濶，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今向秋成，柰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問之曰：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自今其禁止之。進尚書右丞。元光二年，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

史綱 卷三百七
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
賽不合達從宜規畫哀宗卽位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贈
東平郡王

師安石

師安石清州人本姓尹氏舉進士平章承暉守燕都將就死
以遺表託安石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
歷官時哀宗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遷御史中丞上
章言備禦事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
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
內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

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
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二曰今敵中來歸
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
力者數十人潛往誘致其餘來者旣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
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納之哀宗正大四年進
尚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
論列三人上怒甚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
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論曰宣宗南遷天命
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
行信拯救於內胥鼎侯摯守禦於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

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

完顏素蘭，有孝行，居父喪，廬墓三年，舉進士，權監察御史。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重，邊隘有守，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車駕至汴，素蘭上書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疎斥忠直，以致

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壞，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大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滅亡。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啟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

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糧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素蘭白中都計議軍事，回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耳。近以游茂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召至近侍局，給紙札，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紂軍之變，中都帥

爲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刺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旣不能招，愈不可制。至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奸，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上曰：「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全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適中都帥府約束。溫卽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領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勲勞，亦無公望，向以畏

死故擅誅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奸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亂軍不可信，恐生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亂軍爲變，以黨人塔不也爲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復以爲武衛軍使。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奸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割刃。陛下何

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惜死，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勲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畱守事足矣。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戒和和曰：今日之言止汝聞之，慎無泄也。四年，奏曰：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迹。語曰：縣令非其人，百

姓受其殃，豈朝廷恤民之意哉？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議者或以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進侍御史。正大二年，轉御史中丞。七年，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亡奔行在道中，遇害。崔立之變，素蘭妻自縊死。

陳規

陳規，字正叔，稷山人。詞賦進士，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言叅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

遽授以執政，蓋欲責其報効也。旣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權酷，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當日夜講求其故，啟告陛下，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罷之。四年，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亦皆不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

而廢之，卽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任安危。元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惶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旣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

常程文牘，卽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受委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爲機密而不聞。

萬一政事之臣，端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爲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駮牝三千，遂爲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

路，顧不難哉！願陛下慈仁，上天眷佑，去歲秋禾，今年夏麥，得支持。夫應天要在以實節儉者，天必降福。切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已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爲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辨服用。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薦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

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况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胥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奸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日廣群謀以定大計。比者徙河

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夫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歛，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况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征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眾，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畱從其所願，則欲來者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畱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

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卽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旣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

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戰則全軍俱覆城守則合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旣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哀刻納其餽獻士卒因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人村虜掠頓次則左右擇屋排門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况今軍官

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端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八人而已又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亦不足成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

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之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畧武藝爲衆所服者充之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柰何腴民脂膏

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皆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太宗出征，常分其軍為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謂所言多不當，規惶懼待罪。詔御史臺諭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為右司諫。時議修復河中府，規言河中今為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修之未晚也。二年大旱，詔規審理冤滯，奏今河南一路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變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邊

八議俱可
不悅
此
豈不殆哉

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謂所言多不當，規惶懼待罪。詔御史臺諭之，出為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為右司諫。時議修復河中府，規言河中今為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修之未晚也。二年大旱，詔規審理冤滯，奏今河南一路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變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邊

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皆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上召羣臣、喻以陝西事、曰、和事無益、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來、朕已喻合達、盡力決一戰矣、規進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爲然、五年、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掣肘、不得揣制、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

以使人、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之上、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凡官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耳、出爲中京副留守、卒、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傷規言之不行、而規不以訐直自名、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

許古

許古、字道真、安仁子也、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官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聖主痛悼之、

心至爲浚切，夙夜憂懼，思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閭閻細民，猶顛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於河南，彼旣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可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得仁、工部尚書孫得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

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况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慰天下之望。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

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慢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旣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優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卽授以府長官，州

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旣苦敵之重役，來者必多，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卽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豈在百僚，而無爲國深憂者乎？臣誠怪之，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上言曰：禮義廉耻，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之論。

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慈，決非本心，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闕闕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為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耻，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上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為不可。四年，元兵越潼關而東，詔集百官議。古

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之，此蓋諸將欺蔽之罪也。雖然，敵兵駐闔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濬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沮其議，與定元年上聞宋兵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偽檄，辭多詆斥，集衆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濬，且知元兵方強，將恃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濬入，其侮嫚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為，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

宋人若知
元兵為禍
亦不破蔡
矣

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亦未晚也高琪主伐宋古
上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
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
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
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
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
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
美談今其可不務乎茲者元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
不遠矣或謂需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
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

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
能則休兵之期未可定也况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
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若果通和則元
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旣得息肩然後經
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
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之卽命古草議和牒文旣成高
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詔近侍局直長溫敦
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
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
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必見強乃謀入州署索

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矯狗眾情、與之會飲、眾肩揜導擁、
謹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鞠之、諭
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閱實以聞、時上怒甚、
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
論以故出、古坐解職、哀宗卽位、遷左司諫、致仕、居伊陽、郡守
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畱飲、或
十數日不歸、及沂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正大
七年卒、汴京被兵、右司諫陳尙上封事云、今日之事、皆出陛
下無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
涕泣而已、尙滄州人、進士、論曰、宣宗卽位、孜孜以繼述世宗

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
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
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必亂紀綱、陳規力言、俗吏
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
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直、而不用其言、如是、欲比
隆世宗得乎、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贊皇人、登進士第、興定四年、拜吏部尚書、凡
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
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

寬錄以勸將來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文於內殿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默然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然之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鞠之獄成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戰屢勝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哀宗卽位改禮部尚書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

足以辦之樞密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時講尚書雲翼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數條皆本於正心誠意敷釋詳明上聽之忘倦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平時事君之禮也至一旦國家有急利害休戚一一陳之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

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軻輪，有不恤焉者，使當是時，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以醫諫也。卒諡文獻。雲翼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皆可言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饒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緩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

臣猶恐有不可恃者。蓋今之事勢與秦和不同。秦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溽。此地利之不同也。秦和舉天下全力驅虜軍以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柰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不報時全果大敗。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

人為游騎所迫。泗河而南。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

重。渡者勞好僞也。平民為。以迫奔入於河為追死之計。

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從敵而已。宣宗盡釋之。哀

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

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寧。豈可端治受病之

處。而置其餘哉。正大五年卒。

趙秉文

趙秉文。磁州人。登進士第。為平定州刺史。大定初。北兵南向。

召秉文與行。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

城郭。既小。列營其外。經。暑。器械弛敗。人多疾疫。俟秋敵

已。...

至不戰而敗矣。可遺遺潢一。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探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敗。拜禮部尚書。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喧噪。愬於臺省。以爲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起爲禮部尚書。正大九年。汴京戒嚴。及兵退。大臣欲稱賀。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

甲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卒。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史緯卷三百八

金史十三

列傳

韓玉

韓玉，相人也。中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大安三年，夏人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為總管判官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當路者忌其功，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玉恃其軍可用。

史綱 卷三十八
一
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竊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本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之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軍將發，有不從令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以公直爲反，遣都統楊珪襲斬之。公直曾爲書約玉，未至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實其罪，被囚於華州郡學。玉臨死，題詩壁間，時論寃之。子不疑，以父死非罪，誓不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世亂

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隔，天性不異。讀者傷之。

馮璧

馮璧，真定人，舉進士。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金兵殺蜀人守關者甚衆，璧言其不遵詔旨。主帥憾之，遣璧招兩當潰卒，璧卽日與鳳州降官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掠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二人，使歸百姓，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轉太學博士。忽沙虎弒逆，去官。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汰之。總領撒合問冒券四百餘口，璧劾案其罪，詔杖殺之。所至爭

自首滅幾及於半、四年南伐、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
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所至原野
蕭條、宋人堅壁不戰、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
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
吾塔入獄、兵士譁、以主帥無罪為言、璧責牙吾塔曰、元帥
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
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當、有失機會、以致覆敗
者、斬、擬罪以聞、時議壯之、除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正大
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北歸不成人矣

李獻甫

李獻甫、獻能從弟也、登進士第、正大初、夏使來、誦和朝廷以
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人以歲幣
為言、獻甫不能平、進曰、夏國與我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
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宋歲輸吾國幣
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
例不可、獻甫作色曰、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
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
夏國果能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
之、夏使大慚、和議乃定、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遷鎮南軍節
度使、死於蔡州之難、

程震

程震東勝人擢第拜監察御史時皇子濮王為宰相家僮席勢侵民震劾之曰濮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端恃權勢開納貨賂縱令奴僕侵漁細民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上責濮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罷官卒

完顏訛可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日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日板子訛可嘗誤以官中牙牌為

板子故時人以是目之宣宗議遷都朝臣謂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為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三鎮郡縣之民可聚之山寨敵至則為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宣宗既遷河南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恒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言河中孤城不可守詔曰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盡燒民戶官府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失策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端恃矣宣宗繫阿祿帶

同州獄命復完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元睿宗以騎兵三萬破鳳翔入散關拔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逐圍興元興元軍民死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元兵入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正大八年九月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元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

道並進至十一月攻愈急王敢救兵至內外軍士死鬪日夜不休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被擒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夜奪舡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舡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舡中有賣火砲名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舡軍無數人力斫橫舡開得至潼關遂入閩鄉詔訛可以不能死送陝州決杖二百死初訛可以元帥右監軍權叅知政事於邠涇鳳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孫行訛可動爲所制頗生猜隙及改河中總帥六兒言訛可畏怯遠避河中之役北兵百倍苦戰力盡人謂雖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

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祈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小事，即日奏之。臺官以不糾劾抵罪，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奉御監戰，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口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誓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纜以殺人，政刑失矣，亡不亦宜乎。

強伸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九年

丁京師何

中京破，畱守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強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元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愍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為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邊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驄及所乘馬，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於前。

又一月不能拔，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十月，叅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元兵自汴驅思烈之子于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旣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死報主，猶遺令名於世。君旣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爲畱守，誓以死報國耳。引弓射之，帥奔入陣，率步卒數百。

奪橋，伸麾下旗手出拒之，殺數人。伸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元兵以騎迫之，伸率衆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降。伸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被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七里河。伸語不遜，元兵曰：此人垂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肯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論曰：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力守孤城。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

真好漢

功名而總帥南奔都尉出降力戰以死悲夫

紇石烈牙吾塔

紇石烈牙吾塔真祐間僕散安貞爲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爲軍中提控羣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馬耳山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及脅從民二萬餘人遷元帥左都監興定三年敗宋人於滁州斬首千級殺統制正大蓬斬三萬俘萬餘人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拔衆南奔牙吾塔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西城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

水以斷金糧運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宋兵七百人汴路由是復通二年上言詔令國之大信向官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於失所此始有司出納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願支本色令得贍濟詔給其半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鈐轄高顯等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牙吾塔入城撫慰其衆正大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元兵旣滅夏國進攻陝西下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爲緩師

計元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復遣幹骨樂為小使十二月詔牙
吾塔與副樞蒲阿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
圍解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屯京兆初幹骨樂來行省恐泄
事機因畱之牙吾塔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之
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鬪來語甚不孫幹骨樂以聞元太宗
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牙吾塔
遷居民于河南棄京兆東還至閩鄉病死國信使內族垂慶
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蕩
殆不忍聞議者以帥臣不知書悞國乃爾牙吾塔驚狼狼戾
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臺詆毀宰執宰執不敢言上倚

大話人
如此

其鎮東方優容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
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
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牙吾
塔飲之酒用章辭以寒疾牙吾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持
艾來卧用章於床灸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往州郡州將之
妻皆遠出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勅之曰朝廷
容之適所以害人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
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
可以怖兒啼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為元帥從哀宗
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亂

完顏合達

完顏合達名瞻貞祐三年權元帥右監軍元下臨潢府遷其民其避遷徙者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合達從經畧使烏林答乞住會諸帥兵復中都行至遷安縣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爲帥合達誅首亂者數人六月元將喊得不提軍至平州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出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元以合達北上畱半歲令還守平州四年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升鎮南軍節度使興定五年爲元帥右都監知延安府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致敗事自今乞勿徙夏人

攻安塞堡合達與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易於爲力乃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元光元年拜叅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合達奏北將按察兒率兵入濕吉翼州寢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王漉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今方敵兵迫境鹽利

史綱 卷三百八
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無鎧仗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應又請援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聽葭州之民迫于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于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率兵救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敘將掠城中合達勒兵爲備子政等出城走合達追及之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合達上言元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

好帥府

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目分制之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白撒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詔許之二年以保鳳翔功賜金幣及通犀帶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延安殘毀合達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止大二年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瑞弟濟殺瑞以降四年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樞密副使蒲阿等奏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內省用違其長乞協力軍務太平擢之相位似亦未晚詔合達及蒲阿救衛州時元軍圍衛內

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至，先以親兵三千嘗之，元兵小退。翼日圍解，賜良馬玉帶，以蒲阿權叅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閩鄉，以備潼關。先是朝官議備禦策，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秦保潼關。當事謂宜助陝西兵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皆不守矣。八年正月，元將速不斛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兵拒之，求救于二省，以完顏陳和尚忠彥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元軍退，追至谷口而還，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元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元軍戰，至晚收兵入關。鳳翔破，二省遂棄京兆，與

牙古塔遷居民於河南，畱慶山奴守之。九月，元兵入河中，二相在陝，量出軍馬冷木谷，以爲聲援。十一月，元兵道饒峯關，由金州而東，于是兩省軍入鄧，約襄陽制置司同禦元兵，且索軍食，畱楊沃衍守閩鄉，而沃衍被旨入商州，屯豐陽州，與恒山公武仙相犄角。合達復畱中郎將陳和尚於閩鄉南十五里，旣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至商州木瓜平，知元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武仙元駐胡陵，關亦由順陽來會。十二月，俱至鄧，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金君之伯之叔之，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來，宋以金爲不足慮，絕不往來。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

數州徒使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宣徽使與敦阿虎使元元之大臣指輿地圖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卽位群臣言可因國喪使宋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各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於國體有虧爲辭元年上諭南郡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將每以奏稟爲辭未得要領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此稍得休息宋人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以惡語復之元兵渡江諸將

請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旣渡戰於禹山元兵小却營於三十里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元兵出饒峯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聞敵已退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爲捷書所誤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元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謀入援時元軍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旣行元軍襲之且行且戰元兵傷折亦多

豈非大乎
天於人國
典廢各有
其待智勇
以無如何

合達足比
黃河亦可
人也

恒山一軍為敵騎所衝，軍殊死戰，元兵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濶數里，非此霧則元兵人馬皆陷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元兵壅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城破，見殺。朝廷不知其死。及北軍攻汴，揚言曰：汝家所恃，唯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眾樂為之用。左丞張行信常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刺蒲阿

移刺蒲阿，契丹人。哀宗為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統親衛軍總領。宣宗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屯兵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權樞密院判官。正大四年，元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游騎十餘至，獲一人，餘皆退。蒲阿輒以捷聞，人知其罔上而不敢言。六年，權樞密副使，元兵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沮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元兵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遣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等軍一千

駐邠州八月蒲阿復潞州十二月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救
慶陽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元軍還慶陽圍解以權叅知政
事與合達行省於閔鄉八年正月元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
省棄京兆而東十二月元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
所從出張惠請由光化截江戰爲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能
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使彼在
沙磧我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縱出
之定任高樊皆以爲然合達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
木言是且木北人知其軍情然不能奪蒲阿之議畱順陽二
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

可笑

者續云元騎已盡濟元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
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日未出元兵至其帥以兩小旗前
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
進合達諸軍觀之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元騎突
前金兵力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元騎稍退元兵之在西
者繞蒲阿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元大
帥以旗聚諸將議合達知其意高英軍方北顧元兵出其背
擁之英軍動合達欲斬英英督軍力戰元兵稍却英軍定復
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元兵還陣南向
來路張惠以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又相持二三日不

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元兵忽空營而去不知所在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元軍又不見壁何處鄧州往來人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邏騎至乃知元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邏騎去林中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與之酒食易以肥馬煖衣置之陣後十人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爲覘騎也兩省議入鄧就糧食時到林後元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元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

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朔耀兵於鄧城下元兵不與戰大帥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次日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忠存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元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夜議元騎明日必襲我彼止騎三千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千于鄧州道明日軍行元騎襲之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元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明日頓安臯明日宿鴉路河西軍以申裕已降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次日望鈞州至沙河元騎五千待于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元兵卽西首斂避金軍縱擊元軍不戰退渡沙

河金軍欲盤營元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日變雪元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明日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渡透漏二三百騎已遷衛孟兩州兩省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元軍畢集前後以大樹塞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金軍進元軍遂却武仙高英擁三峯西南楊沃衍樊澤擁三峯東北元兵俱却張

惠按得木立三峯之東山上望元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二將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元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覿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披甲冑僵立雪中捨槩結凍如掾有三日不食者元兵四合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樊澤張惠沃衍三軍爭路元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于柿林村南四將皆死蒲阿走京師追及擒之械至官山問降否曰我金國大臣惟有死耳

遂見殺。史臣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反以捷聞。御史蘭納糾之，宣宗不罪。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于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而金事又去十九。我朝取路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忌，以建萬世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一死無媿爾。

完顏賽不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平章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統。宋將皇甫斌率步騎數萬阻溱水扼橋以拒，賽不潛師

夜出，完顏達古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蒲鮮萬奴出其左，賽不度軍畢渡，乃以精兵直趨橋。宋兵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興定元年，轉簽樞密院事。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遣兵渡淮，畧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言京都天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以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之，爲國家長久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正大元年，拜右丞相。四年

吏部郎中楊居仁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此尚書左丞顏蓋世魯素嫉居仁因指為僭妄賽不曰三代之盛庶人猶得獻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寬仁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大興人進士天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賽不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吾何所知使居此位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其為相而國乃亡令衡草表乞致仕二年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令元帥郭恩取源州敗績而還恩以敗為耻密與河北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殺元

帥商瑀左都監紇石烈善住逐右都監李居仁等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病疽久不視事重為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時蔡巴被圍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元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復自縊於州第徐州降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一百居許州元兵至按春開門降從攻汴京大罵文臣指斥乘輿後復自北中逃廻詔押入省諭賽不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問彼中息耗按春入作揮淚之狀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車駕東狩畱守斬之獄中

白撒

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權叅知政事，行省事於平涼。正大五年，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恒怯無能，性復貪鄙，及爲相，專愎尤甚，嫌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元兵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遣完顏麻斤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護京城。功未畢，而元騎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反者。先是元兵破衛州，宣宗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唯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

如此築裏
城何爲

此元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爲元兵所據，詔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濶遠難守，命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元兵若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乃議避難之民充軍，得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飛虎軍一千，專事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摧。白撒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卽平章府求之。」所司

懷金三百兩賂其家僮果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之白撒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爲之衛軍士毀其別墅而去時元速不解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無一至者十月復起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羣臣爲上畫出京計以賽不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東面元帥高顯南面元帥完顏猪兒西面元帥劉益北面元帥婁室各兵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總領王福膺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小婁室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

各一千總軍完顏長樂馬軍三百郡王王義深馬軍一百五十范成進軍三千隸總帥百家十二月辛丑上發京師甲辰晦至黃陵岡河朔降將來歸上赦之授以牌印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常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萬一北行不如意主上欲何所歸不如先取衛州於還京爲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不可令敵兵知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河南散軍必當盡去上以爲然時上遣官奴將三百騎探漚麻岡未還上將御航賜白撒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會官奴回奏衛

死得是

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爲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舡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鬪殺十餘人元兵稍却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元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猪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元上於北岸爲猪兒等設祭哭之斬訛論出二弟以狗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畱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軍一

非天子

手總帥百家總郡王范成進等軍各齋十日糧聽白撒節制發自蒲城上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白撒以三十騎追及之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白撒和同完顏仲德控馬銜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叅政不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以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夜元騎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之戰元兵却六十里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縛鎗爲雲梯州人知其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聞元河南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師退元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兵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

益張開爲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
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未燃兀典總領溫敦昌孫請上登舟
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
已潰敵兵近在堤外請主上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
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上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得二萬
餘人懼不敢入上遣近侍局提點移刺粘古以舟往迎之既
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
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
即奏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
計令率諸軍攻衛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

德在

乃此戰死
如死守
死

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軍勢大不可當
信之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
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
家白撒囚七日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議者謂
衛州之舉始於昌孫繼以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瀕河
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
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毫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視無復
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
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掠人食之而白撒
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

者公私皇皇日俟元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卽解喜談議接人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士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官廩與列將等猶以爲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也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赤盞合喜

赤盞合喜爲通遠軍節度使屢敗夏人有功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卽位拜叅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元兵破燒峯關由金州東下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

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卽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尉每尉萬人疆壯趨捷極爲精練步卒負擔器械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逃歸者人有從馬騎射中選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旣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元兵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汲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

史紀 卷三百八
不擊自歸矣。上大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膏血以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爲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省軍潰於三峯山。元兵進薄京師。三月，議曹王出質，元兵北還，留速不斛攻城。既有納質之請，元將曰：我受命攻城，今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曹王入，辭宴于宮中。元兵立攻具，浚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土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倉皇中

以稱自愧
與宋何異

市肆米豆狼籍于地上，路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謾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爲？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相聚，若有言者，上就問之，曰：元兵芻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其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元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言

全以和愚
宋肅王不
返元亦以
稱愚金非
敵愚我乃
我自愚耳

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敵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
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元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出撫
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所欲言曰臣等皆太
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待士之意勅免其役過南薰
門值被創者親傅以藥手酌卮酒以賜命出內府金帛以待
有功者是日元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
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
壁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
杖其工人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礮礮爲二三皆用之
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夏

遞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
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
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
障自謂不可近元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蕪不可撲救父老
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
凹而已元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
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
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陘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敵兵奪門及
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元兵所覺
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壘坐城上懸紅燈

與宋神兵
何異至此
蓋無策矣

吹簫退虜
之意

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元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議者謂宰相欲以紙燈紙鳶退敵難矣。右丞世魯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謳吟之思，其謬如此。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合喜語言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爲效命，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天雷者，鐵礮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蕪圍半畝以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元兵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柰何。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

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元兵唯畏此二物，至是急攻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元兵知不可下，乃謾爲好語云：兩國旣講和，更相攻耶？城內亦就應之。四月，罷攻，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合喜以元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院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叅政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耻，况以罷攻爲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

乃至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舊印、諸將謂院銜仍在、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答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叅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眾軍、亦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唯合喜坦然若無事、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政、盡決於合喜矣、初元、兵圍汴、司諫陳奇屢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吾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奇字、分為兩

勇大膽但
不敢抵元
其耳

耳、天興元年、權叅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為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合喜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官劾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哀宗遷蔡、合喜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元將速不斛遣人招之、合喜即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以白金二百兩為贖、明旦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老臣、朕雖出、未

嘗忘卿今崔立變亂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斬之天蓋假手於崔立也快甚

白華

白華，澳州人，舉進士，為樞密院經歷官。正大三年夏，全自楚州來奔，王義浚、張惠、范成進相繼以盱眙、楚州降，封全為金源郡王，張惠臨淄郡王，義浚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四年，李全據楚州，上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浚、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六年，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

隙，令定住率所統軍一千，別遣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為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何如？華曰：臣以為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彼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來攻必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平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順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為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可也。事遂止。金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目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

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卽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日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車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于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七月上謂華曰汝往邠州

六日可往復否華白量日可馳三百應曰可如期而還其日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南征不專力北方非臣本意今元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故臣願效死七年慶陽圍解華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河南府州亦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授樞密判官元兵自入陝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

九十七萬
不爲少

所已而攻鳳翔金軍屯闔鄉晏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瞻望
逗邁爲言京兆士庶橫議蜂起八年上遣白華道宰相百官
所言并問目今二月過半元兵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
合達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無糧餉使欲戰不
得欲畱不能將自傲矣華觀二相見元兵勢大皆有懼心遂
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何如三人曰他人言元兵疲困
可攻此言非也敵兵正強是真不可動華還以二相及諸將
意奏之上復遣華與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
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畧與渭
北軍交手計元兵聞之必當奔赴以少紓鳳翔之急二相鎮

此形勢
概見矣

旨華還及中牟有兩行省進奏人追及華取副本讀之言領
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
華仰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三日鳳翔陷兩
行省遂棄京兆楊妙真以大李全死于宋構浮橋于楚州之
北就元將梭魯胡吐乞師復讐朝廷謂元軍果渡淮與河南
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備之二相屢以兵少爲
言而省院難之上遣白華往報二相觀形勢二相不悅遣虹
縣王提控以小舡二十四隻與華順河而下必至八里莊爲
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令樞
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

河合流處，纔與八里莊城門相直。城守將以白鷁大船五十，泝流而上，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不益軍，謂華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某等商議閉門不納，渠已奔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入城，安慰附華入奏，上大喜。五月，淮陰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合達遂入淮陰。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宋使畱泗州館中，總領完顏矢哥利銀絹遂反，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盱眙降宋。九月，元兵在河中，睿宗別領兵自襄漢入，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華言偵候得拖雷所領

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爲今計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上然之，而竟不行。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上問河中可擣否，蒲阿言：「金軍北渡，元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十二月，河中府破。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罷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

言者以爲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十二月上遣近侍局提點曳刺粘古卽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今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畱皇兄荆王監國。任其裁處。主上旣出遣使告元朝。我出非他處。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上會文武官議。親巡議已定。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上有舊人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者。上問未用者何人。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於是起華爲右司郎中。入見。謂之

此說不是
後華入宋
歸元其意
元見於此

曰親巡之計已決。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或言可
西山入鄧。或言今欲入鄧。元兵速不解。在汝州當取陳蔡路。
轉往鄧下。卿以爲何如。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
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旣汝州有速不解。斷不能往。今日事
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爲今之計。
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
如半途戰。半途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軍則食力。猶
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
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可
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

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將及首領官同議竟不能決明日於大慶殿諭軍民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諸帥將佐合表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願為國家効死上猶豫欲以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蓋採朝議也三人欲奉命權叅政訛出大罵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必使我輩事遂止明日民間聞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畱後日今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日上聞之召賽不訛出數人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謂首領官曰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為一白華都改却往

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啟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天興二年正月朔上就歸德餽船北渡諸相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為拊慰人人感泣兩日至蒲城元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夜半訛可袞就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問其由訛可云昨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元帥官奴等來言元軍在蒲城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畱營中計舟已行數

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云：昨日擬定首領官，止令胡魯刺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元軍覺，追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提點近侍局移刺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古兄瑗為鄧州節度使。其子與粘古之子並從，駕為衛士。朝廷命華召鄧兵入援。粘古謀與華同之。鄧且拉子侄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粘古改之。徐州華久淹于鄧。後從瑗以州入宋。宋署華為均州提督。及范用吉送款，華因歸元。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本姓李，名魯，名久住。初歸宋，謁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斥之用。

謂范用之則吉

吉應對如故。范良久方悟，遂易其姓曰花，為太尉鎮均州。遂納款於元。後家人誣以欲叛，見殺。論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用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猶附於金臣傳者，以其事在金為多也。

斜卯愛實

斜卯愛實，舉進士官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元兵將至，以夾谷撒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內族長樂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為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愛實言撒合統兵

史綱 卷三百八
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
逢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敵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
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爲命，初不敢俾之
出戰。特以外議聞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
皆以兵防護，且設官巡警之。嚴過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
鎬厲宅二十年矣。愛實言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
孰與爲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
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感其言，聽自便。愛實憤
時相非其人，歷數之曰：平章白撒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
能。丞相賽不菽麥不分，更使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兼

樞密副使赤蓋合喜，虜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
權。右丞顏蓋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
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致仕。
白撒與合喜不恤也。四月，殺元使唐慶和，議遂絕。於是再簽
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顥等置局。
珠顥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
軍食，復能吝否？前御史大夫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
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
事。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
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溪刻者主之。完

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
曰吾得之矣執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無以
養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以爲軍儲也竟死杖下京師股粟
盡投其餘於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輦賊曰白之叅政其人
以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
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愛實上言罷括
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
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
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粟作粥以食餓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
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上不悅時近侍干預朝政愛實

上章曰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抗自古僕御之臣不
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唯
以世胄及吏員爲之夫以給使令之材使之預社稷大計此
輩果何所知乎近侍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
尊何地邪上益怒命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
乃赦之出爲中京畱守後不知所終合周貞祐中爲元帥左
監軍失援中都應死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權
尚書左丞總兵陝西畱滙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元軍已至合
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論罪當斬諸皇族上章救之奪
爵免死除名至是爲叅知政事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

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叅政，哀宗用之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勳

石抹世勳，登進士第，官太常丞。時徙河北軍戶于河南，宰執議給以田。世勳言：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啟釁端。况軍戶廩給未能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乃罷之。遷禮部尚書。天興元年，哀宗將北渡，世勳率朝官劉肅等求見仁安殿，上問欲何言。世勳曰：臣等

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勳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爲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勳曰：陛下用小人，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勳曰：移刺粘古溫、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及進對，世勳獨言之。哀宗以

身續
卷三
世勛從行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勛子嵩為縣令，拜上於馬前，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亦舉進士。

